

赵忠祥和他的朋友们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倪萍：赵老师是我的师父

赵忠祥是中央电视台老人，早在1950年代末期就进台工作，当时央视还叫北京电视台。与赵忠祥相比，倪萍资历就浅多了，她是青岛人，1980年代初分配至山东话剧院工作，出演过一些影视剧，不是十分出名，印象比较深的是《山菊花》和《那五》。1980年代末，倪萍到中央电视台担任兼职主持人，1990年正式主持《综艺大观》——倪萍与赵忠祥应该是在这个时期相识的。

1991年春节，刚刚调入央视不久的倪萍与赵忠祥搭档，主持了这一年的春晚，这也是两人合作之始。赵忠祥早在1984年就开始主持春晚，那时的春晚主持人与今天不同，大都是影视和相声演员，只有赵忠祥一人是专业主持人。倪萍加入春晚之初便有幸与赵忠祥搭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春晚主持人队伍相继加入了程前、杨澜、周涛、朱军等新人，赵忠祥和倪萍成为其中的核心，是央视的黄金搭档和全民偶像。这种状况持续了整个（20世纪）九十年代，两人以亲民的形象、亲切的风格和朴实的语言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，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。1999年赵本山、宋丹丹小品《昨天今天明天》中，“我十分想见赵忠祥”和“倪萍是我的梦中情人”这两句经典台词，便证明了赵忠祥和倪萍的实力与影响。

2000年春节是赵忠祥最后一次主持央视春晚，这也是他与倪萍最后一次同台主持春晚。几年后，倪萍也淡出了春晚，舞台移交给新一代。

赵忠祥和倪萍不仅是工作中的好同事，两人私交也甚为密切，据说赵忠祥儿媳就是倪萍做的大媒；赵忠祥生活简朴，经常将剧组的剩米饭拿回家放冰箱，第二天炒热了吃。倪萍曾无数次“揭露”赵忠祥抠门儿，他也无数次地辩解说粮食不能浪费——赵忠祥去世后，倪萍在微博中伤心地说：“过去是笑谈，如今是酸楚。”

赵忠祥生病住院后，倪萍亲自去病房看望，而此时赵忠祥已不能说话。1月16日，倪萍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赵忠祥：“我从一进中央电视台就有幸和赵老师搭档，去年录《我们的师父》是我俩最后一次合作。当时我提出请赵老师参加，我是孩子们的师父，赵老师是我的师父。”

黄胄：与赵忠祥亦师亦友

黄胄是我国画坛巨匠，以驴画而闻名，赵忠祥与黄胄是一对亦师亦友的忘年交。

两人相识源于一场饭局，著名新闻工



赵忠祥与黄胄、范曾合作《孺子驴》。



赵忠祥画作。

作者邓拓夫人丁一岚按照邓拓生前遗愿，将家中藏画捐献给国家，并举办了“邓拓藏画展”，黄胄和赵忠祥等文化名流应邀出席。赵忠祥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黄胄：“黄胄手持一根竹杖，头戴一顶黑色羔皮帽，与两道浓眉配得极有派头。他进入大厅，在签到处饱蘸浓墨，潇洒遒劲地签了名。我于是不好意思签名了，因为我的字太寒碜了。”

画展结束后，丁一岚设宴招待来宾，黄胄与赵忠祥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，席间黄胄给赵忠祥讲了一段关于驴的故事。

“文革”期间黄胄去干校劳动，干校安排他喂驴，这本来是是个侮辱性的惩罚，但对黄胄来说却适得其反，他借机早晚观察驴的千姿百态，还摸透了驴子的犟脾气。后来有一天，黄胄赶驴车进城办事路过全聚德，正巧赶上饭点，他把驴子一拴进了饭店。不一会，服务员端上一只烤鸭、半斤面饼和一壶老白干，黄胄风卷残云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等黄胄出门一看，驴子和车早已无影无踪，不知去向。后来黄胄分析，驴和马一样都能认路，可能是没拴好，拉着车回干校了。于是一路追赶，终于在半路追上。黄胄连说带比划，惟妙惟肖，逗得赵忠祥哈哈大笑，从此后，赵忠祥和黄胄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

赵忠祥从小就喜欢美术，结识黄胄后，又重新萌发了画画的兴趣。两人亦师亦友，在黄胄指点下，赵忠祥进步很快，他在文章中自谦地写道：“我画得不行，可看的不少，懂的也不少。经画家们一点一滴给我指点与讲解后，我可以很投入、很内行地主持中国绘画节目了。”

赵忠祥与画家范曾也是朋友，有一次



赵忠祥和搭档倪萍。

赵忠祥设了个饭局，邀请范曾和黄胄小聚。饭后赵忠祥用淡墨画了两头驴，让范曾和黄胄修改。大家难得相聚，非常开心，范曾在画上画了个小孩，黄胄则补了一头驴子，还写了一段文字：“俯首甘为孺子驴，忠祥老兄醉笔画驴，范曾补孺子，黄胄戏题。”后来范曾经常对朋友们讲这段故事：“忠祥还真有人缘，我们两位给他补画，他画了两条小丑驴，黄胄补了一头驴，我添了一个小人。”这幅画赵忠祥一直珍藏着。

黄胄晚年精力主要放在炎黄艺术馆上，炎黄艺术馆是他创建的一座大型艺术馆，以收藏、研究、展示中国画为主，赵忠祥是当然的公关代表。1994年初，倪萍带摄制组去炎黄艺术馆拍摄，黄胄对倪萍说希望赵忠祥也去。赵忠祥闻讯后马上赶到，在节目录制过程中，赵忠祥还开了一个玩笑：“倪萍是我学生，黄胄是我老师，倪萍你管黄老叫什么？叫师爷，可不是鲁迅先生讲的，人家称他为绍兴师爷，那是刀笔之吏，咱们这是艺术的传承关系。”

拍摄完成后，赵忠祥用淡墨画了六头奔跑的小驴，黄胄给添了两头，最后题了个与赵忠祥合作的款送给倪萍。

梁晓声：他是酷爱读书的人

梁晓声是赵忠祥很要好的朋友。

梁晓声祖籍山东荣成，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七年知青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编辑，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《雪城》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等，是中国文坛著名的知青作家。

梁晓声曾为赵忠祥随笔集写过一篇序言，他在序中这样写道：“赵忠祥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。读书对他毫无疑问将是一种终生的享受方式，在这一点上他确乎极似某些以书为友的文人。如果你送他一本书，不管是你自己写的书，还是别人写的书，他是必然会读的，不管人们对那本书的评价如何。”

在梁晓声笔下，赵忠祥最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名著，唐诗宋词是他的案上书、枕旁卷，他在电视上的妙语连珠，源于他的文化积淀。在梁晓声眼里，赵忠祥还是个古道热肠的汉子，有一次他代人向赵忠祥讨字，赵忠祥问替谁讨要？梁晓声吞吞吐吐告诉他，是北大荒的一个战友，因为工作的需要需要送礼，对方指名道姓要赵忠祥一幅字，因此战友求到他头上。

赵忠祥二话没说，满口应承，如果一幅字画能为普通人排忧解难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不久字画寄到梁晓声手上，画了一头壮实的毛驴，空白处题了两行大字：“倔驴不踢善主，忠祥俯首百生。”称得上是图文并茂。

作为回报，梁晓声送给赵忠祥一本新书《黑纽扣》。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深夜，梁晓声接到赵忠祥来电：“晓声，我刚刚读完你送我的书……”

赵忠祥不仅爱读书，还写书，他的第一本随笔集叫《岁月随想》，是赵忠祥平日的一些经历和思考。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，他又致电梁晓声，口吻郑重且深长：“晓声，你不是常督促我动笔写些什么吗？马上向出版社交一部书稿，希望你给我写序。”

梁晓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“遵命”，这篇序言的名字叫《领略赵忠祥》。



赵忠祥